

## 冬天赶早的人

■ 耿艳菊



冷天来了,天亮得晚。六七点钟,天色依旧灰暗暗的,路灯黄黄地“点着”。街道冷冷清清,少见些人影,只有匆匆忙忙的车子呼

啸而过,让人感觉特别地早。

一个人孤零零地走,风不时从耳边刮过,像是谁把耳朵狠狠地扭了一把生疼。我慢慢挪动脚步,前面隐隐约约晃动些人影,左蹦右跳,打打闹闹。走近了一看,原来是上早学的学生,背上沉沉的书包,厚厚的衣服包得严严实实的,不停地搓着手,口里的气不断地呵出,白白的气,一股一股地呼出,像是吸烟的人。

臃肿的衣服并没有压住孩子活泼的心。他们三三两两,有说有笑,几只调皮的脚不停地在道路上蹦蹦跳跳,像是做跳飞机的游戏;还有的孩子,互相追赶着。早上人少,车也不多,是玩游戏的好时光,打着闹着,冬天这点寒冷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。他们心里想着学校,想着学习,这点苦算什么!就是一种锻炼。

沙沙,沙沙,前面不时传来一阵清晰的声音,两个身着橙红

色的人低着头,用力地清扫着地面。原先凌乱不堪的地面扫出一道道清晰的痕迹,昨夜的果皮不见了,废纸箱不见了,街道变得整洁,走在上面心里感到非常惬意。

清扫的人没有时间抬头看看路过的人,只是一味低着头弯着腰,仔细地着地面,不放过一张细小的纸片。朦胧的夜色将他们的背影染得更加迷蒙,显得更加高大。城市还在沉睡之中,他们要赶在城市醒来之前,给城市一个干净的面容。他们是城市的洗脸人,也是起得最早的人。

汗水从他们的额头不断渗出,在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他们只是默默地拿着扫把,把东一堆西一堆的垃圾扫到一块,再铲到垃圾车里。这里干净了,又急匆匆往别的地方去。一堆又一堆的垃圾慢慢消失,洁净的街道在渐渐发白的曙光中迎来城市

的清醒。

咚咚,咚咚,一阵阵的跑步声渐渐传来。晨练的人们不敢睡懒觉,趁着清早人少车少,可以尽情地跑跑跳跳一番。洁净的街道是最好的跑道,少有车来车往,少有嘀嘀嗒嗒的喇叭声,也没有吵吵闹闹的人群,迈开步子,潇洒地跑着。北风呼呼地吹,感觉如秋风般凉爽,因为跑步的身子热血沸腾,暖呼呼的,这点迎面吹来的冷风恰好能降降温,清醒一下头脑。

穿着身上的运动服火红一般,燃烧了路过人的激情,大伙不由自主地跟着跑起来。并排一起边跑边说,脚步不是太大,也不是太快。锻炼锻炼,舒服就行,在于心情,在于运动,在于放松。没有强制的标准,快乐就行!

早起的人们赶着上学、上班、锻炼。个个意气风发,精神抖擞,都是有所收获的人,没人在冬天另有那种灰暗的神色。

## 父亲的三件宝贝

■ 董国宾

父亲去世时我正读初中,天天像牛一样在田间劳作的父亲,不会有值钱的东西留给我,只留下一个精编的小柳条筐。柳条筐一层墨绿的绒布下,有三件不起眼的小东西,一个是小木牛,一个是剪成心形的红色小纸片,还有一个是小铜镜。

那时,我还是特别贪玩的,一天到晚从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,形影不离地和几个顽皮的孩子戏耍和逗闹,有时干脆逃学不去上课,母亲知道后气得直跺脚。我手里有了小木牛,那小木牛埋头躬耕的样子让我感到沉甸甸的。父亲留给我的小木牛,拳头一般大小,不如弹弓和溜溜球好玩,但我走到哪

儿,都会把它带在身上,一想起父亲,就拿出来看一看,我有什么小秘密也会对小木牛说。不知怎的,我突然想到,父亲离开我们时把这头看似玩具一样的小木牛留给我,一定是想让我也做一头这样的牛,把精力和心思用在学习上,活出个人样来。从那以后,我天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习。终于有一天我考上了高中,终于有一天我又考上了大学,又终于有一天,父亲留下的小木牛我轻轻地叫了一声“宝贝”!

上大学期间我十分用功,常把小木牛拿出来,静静地看上一阵子,然后一门心思伏案去完成学业。我还将剪成心形

的小红纸捧在手心,一遍遍揣摩父亲的心思和用意,每到此时眼前总会闪过一道光。我来自农村,家庭条件不好,在家种地的母亲供我上大学真是操碎了心。在食堂用餐时,我常买半份最便宜的菜,这样能节省下来一点点钱。我们班有个来自山区的贫困生,父母双双过早离去了,我买写字簿常买两份,买袜子和鞋垫也买两份,这多买的一份就送给他。有时过节了,我会买一份好菜我俩一块吃。因为我的农民父亲,用象征爱心的小红纸条,教会了我怎样处事和做人。

大学毕业后,我通过了公务员考试,顺利地走上工作岗

位。多年的工作中,在思想的十字路口上,总会遇到颠簸和摇摆,这个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小铜镜,总能让我照亮前行的路,还会让我回过头来,看一看人生的艰辛和磨难,看一看在农田里锄草施肥、日夜耕作的庄稼人。于是我懂得了怎样扎实地往前走,怎样才能牢牢坚守不变的信仰和信念。父亲的小铜镜,巴掌大小瞧不上眼的小铜镜,握在手里好沉重!

在人生很长的一段路程上,我一点点悟出了父亲的用心,没文化的农民父亲留给我的,不是什么用来摆弄着玩的东西,而是三件比金子还值钱的宝贝!



## 那年,那冬,那暖

■ 邓荣河

进入立冬,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凉,取暖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。于是,儿时与取暖有关的一个个镜头,再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

作为四十多岁的我,记忆中童年的每个冬天都是那么寒冷,大街小巷的地面常常冻出了很多裂缝,有的裂缝能够很轻松地把小手指头伸进去。每每吃饭时,偶尔有饭汤淌在衣服上,立刻就会冻成冰凌子。

冷,奇冷,记忆中的每个冬

天都是那么奇冷。庄户人没有钱买煤,于是乎取暖便成了冬季里最头痛的事。不过,话说回来,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,即使有钱也买不了多少煤。每每冬天一到,去收获过的庄稼地里拾柴禾,便成了农家孩子们的一门必修课。

记忆中,同龄的小伙伴们总背着大大小小的竹筐在田地里野。那时,对农家孩子来说,拾柴禾是件很困难的工作——沟沟坎坎不知被多少人翻腾了多

少遍。如果谁有幸能够拾到一段树木的枯枝,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,不亚于一下子中了六合彩的头名。半天下来,冻得面色铁青的孩子们背着或多或少的柴禾回到了家,专等晚饭后由父母把那些柴禾填进灶膛点燃了。屋外北风呼啸,低矮的小屋里却是另外一番天地:红红的火苗“舔舐”着简易的灶台,整个小屋都弥漫着令人心醉的温馨。

当然,偶尔我们也能在拾柴禾时发些意外的“小财”。那时,

距离我们村西不到二里有一个砖瓦厂,每每砖厂停火出砖,我们便会幸运地在燃烧过的煤渣里捡到些未燃尽的煤核。捡煤核看似简单,实则也有一些道道。去早了不行,砖瓦厂不出砖等也白等。去晚了更不行,有太多的孩子在一边悄悄等着,一大车煤渣,很快就会被孩子们翻个底朝天。我们这些孩子沙里淘金般,小心翼翼地把大小不一的煤核放进布袋里,回家后积攒起来让父母生炉子用……

时过境迁,现在回忆起童年那些取暖的往事,想想一家人和睦睦地围坐着简易的炉灶烤火,心里一点也不觉着苦,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暖。如今,生活条件虽然实现了质的飞跃,但仔细想想,在空调、暖气样样具备的今天,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一起的时日又有多少呢?忙,每个人都在忙。因这忙,我们得到了许多,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。暖,一个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字眼儿……